

云中岳武侠精品

# 古剑忏情记

亡命江湖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亡命江湖系列

古劍  
怪情  
記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绝处逢生 .....	(665)
第二十五章	巫山神姥 .....	(694)
第二十六章	灰影高人 .....	(723)
第二十七章	临危脱险 .....	(748)
第二十八章	江湖险恶 .....	(780)
第二十九章	大逆不道 .....	(808)
第三十章	疯狂复仇 .....	(837)
第三十一章	真像大白 .....	(866)
第三十二章	聚会祥云堡 .....	(894)
第三十三章	激战在即 .....	(923)
第三十四章	血战祥云堡 .....	(953)
第三十五章	大结局 .....	(982)

## 第二十四章 绝处逢生

九幽天魔一手摘剑一手接人，往怀中一抱，大笑道：“你在玩火，美人儿，年纪太小，玩火会焚身的。哈哈！师鱼毒珠并未失效，失效的是你的举动不该全落在我的眼下，毒珠已经变了，房中兰英在等着替你宽衣解带，今晚你和她一起陪我，她早已在房中等候，只怪你下毒时不到房中先瞧瞧。”说完抱着人往房门走去，把如霜急得几乎昏厥。

蓦地，楼梯发出凌乱的脚步声，有几个人狂奔上楼。

九幽天魔能够名震天下，自有他过人的聪明和精力，作为他成功的本钱，更具有统驭万千爪牙的才能，这就是他敢于从雄霸江湖走上打天下道路的优厚条件，岂能让一个女娃娃在身畔弄手脚？如霜用师鱼毒珠妄图将他毒死，这种念头不但可怜，而且太天真，不但没将他毒毙，反而成了他的俘虏，偷鸡不着蚀把米。

九幽天魔的功力修为，已至登峰造极之境，如霜与他相较，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在八尺外便被他的指风所击中，右期门穴被制，突然间力道全失，手到擒来。

他抱着人往房门举步，蓦地，楼门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他剑眉一轩，站住了，神色极为不悦。他办事向以冷静沉着见称，最讨厌他自己的手下惊惶失措，听脚步声凌乱，显然来人极为慌张，难怪他不悦。

不论日夜，传报的人要见他，必须由他的心腹甘八星宿传报，不许擅自面报。他感到奇怪，楼下的六名星宿为何不阻止来人慌乱登楼？

房门悄然而开，香风入鼻，一个艳丽的少妇出现在房门口，用甜甜的嗓音道：“爷，何必和她捉迷藏？可把她折磨够了，何必呢？快请进。”

九幽天魔没进房，笑道：“这不叫捉迷藏，叫做杀鸡儆猴，先让她从血腥中冷静地权衡厉害，她便不会撒野乱来了。”

“进来啊！咦！谁？”艳丽少妇讶然向楼口注视。

脚步声已到了楼门外，叩门声响了，“笃笃笃笃”一连四记，这是奎宿侍来的有人紧急求见的信号。

九幽天魔将如霜交与少妇，道：“有急事要见我，你好好照料她，别让她撒野，等会儿我要好好问她，看她如何解说下毒害我的原因，又受谁所指使。”说完，重新转回厅中。

如霜穴道被制，浑身力道全失，无法动弹，但并未昏厥，看到房中出现的人赫然是桂兰英，绝望地叹息一声，心里暗骂自己该死，暗说：“我真该死！在下毒之前，我该到房中看看是否有人，毒茶定是这鬼女人换掉的，但她怎知道我用的是师鱼毒珠？怪事！”

桂兰英抱着如霜，似乎相当吃力，一眼便可看出她是个不会武功的女人。她退回房中，两名侍女立即迎出，将人接过往床上一放。

房中灯光明亮，满室生香。

“你……你何时到达的？”如霜昏愕地问。

桂兰英倚坐在妆台的锦墩上，微笑道：“比你先到，一早便来了。”

“是你将茶换了的？”

桂兰英摇摇头，走近在床沿坐下，柔声道：“好妹妹，你真太过天真，我那冤家手下的弟兄何止万千？在江湖称雄道霸，更要争江山夺社稷，仇敌满天下，如果不小心提防，怎成？这该怪你太天真大意，你不感到太容易下手么？假使你这样便可如意，这世间早该没有九幽天魔这号人物了：还用得着你下手？茶没有换，你的珠子却早就易手了。”说完，她在床头取下九幽天魔挂在帐栏上的一件外褂，在贴身暗囊中掏出一只小锦囊，倒出一颗大珠，晃了晃又道：“你认为我真喜欢和你称姐道妹么？你错了，大错特错。我与天下其他的女人并无不同，决不会喜欢丈夫身畔多一个女人分走一分爱，和你接近周旋，那是假装的喜欢，你记得从德兴启程的第二晚么？你我在一块投宿，晚间一杯放了极高明蒙汗药的茶，便让你一觉酣睡到天明，你身上的东西全经过详密的检查，二堡主的师鱼珠我那冤家怎会不认识？”她又在如霜的腰带秘囊中，取出了盛师鱼毒珠的珠囊，掏出里面一般大小色泽全同的大珠，笑着道：“你瞧，两珠外表全同，师鱼珠已非你所有，你这一颗是玉珠，玉珠怎会有毒？”

如霜绝望地长叹一声，痛苦的尖叫：“我好恨！死不瞑目。”

“你不会死的，我倒真希望你死，我那冤家对你所说的话，我听了个字字入耳，难受极了。你死了，我少了一个十分可怕的竞争者，多开心？可惜他不想要你死。我感到奇怪你为何要甘冒大不韪下此毒手？”

如霜恨得直咬牙，恨恨地道：“除了要我的命，你们别想从我口中套出来。”

桂兰英收了师鱼珠，笑道：“好妹妹，你……”

“不许你叫我妹妹，你这鬼女人我恨不得吃你的肉，你破坏了我的复仇大计。”如霜悲愤地大叫。

桂兰英率领二女往内间走，一面道：“不叫就不叫，也用不

着吃我的肉了，同样地，我也希望你死永除后患。”

房中只剩下如霜一个人，她开始打算脱身。首先，她想出路。房间右首有一座长窗，用绵纸糊得密不透风，按方向估计，毁窗而决不会有问题，窗外定有银杏树的枝干伸至窗口附近，只消破窗而出，利用银杏树逃走，太理想了。

她定下心神，行功凝聚真气，要用真气解穴解开被制的右期门穴。可是，经过一再努力试探，她失望了，绝望已令她做不出任何举动，九幽天魔的制穴术太过高明，她根本无法凝聚先天真气，更不用说自解穴道了。

“完了！我死定了！”她喃喃地低叫。

死亡的阴影已向她掩到，死神的魔手正向她伸手。依稀，九泉下的春虹身影从她的下意识中朦胧地出现，像在向她召唤。

“春虹！”她心中在呼号，眼前模糊，有冷冰冰的泪水爬下眼角。

厅中，九幽天魔满脸怒容，坐在虎皮交椅上，神情冰冷而呈不悦之色。

下首，站着大总管上官唯真、叶夫子、奎、毕二宿，和一名中年黑衣人。楼板上，半爬伏着三名浑身血迹的大汉，三名黑衣人正替他们包扎创口。

“你确知是魅影阴魔下的毒手？”九幽天魔向中年黑衣人大声问。

中年黑衣人躬身答道：“属下赶到时，惨斗已经结束，但已看清了刚离开的背影，穿着打扮确是魅影阴魔。属下曾经仔细思量过，除了魅影阴魔之外，其他高手想在片刻之间，杀死本堡十九名外坛辖下的高手，并重伤五名轻伤三名，不会有人有此能耐。”

“没有其他线索可找了？”

“属下到得晚了一步，追之不及，人影一闪即没，去势如流光电火，属下无能为力。”

“好吧！今晚加强戒备，你带受轻伤的兄弟好好将养，叫人坛急派五名高明些的治伤师傅来料理。”

“遵命。”中年大汉带着人走了。

“唯真，你认为魅影阴魔卓老贼已得到风声，抢先下手和咱们公然作对？”

上官唯真摇摇头，苦笑道：“恐怕不会得到咱们要杀他的风声，但与咱们公然作对大有可能，卓老贼为人亦正亦邪，亦神亦魔，做事常出人意料，渺不可测，谁惹了他准倒霉。可能是摇光坛的弟兄偶然遇上之后，态度傲慢嚣张，以致招来了杀身大祸，把事体弄糟了”

九幽天魔略事沉思，最后道：“你好好查问，以便及早绸缪。”

“是，属下理该查问清楚。堡主晚安，属下告辞。”

他和叶夫子行礼告退，半途转身低声道：“请堡主忍耐，免得花魔日后兴问罪之师，虽无大碍，但咱们不可自断得力的臂膀。”

“我理会得。”

叶夫子哼了一声，冷冷地道：“小丫头既然胆大包天，下毒谋算堡主，罪不可恕，她一个小女人怎敢如此大胆？八成儿是花魔故意作成的圈套，预定下的毒谋。目下人赃俱获，如不立处极刑，何以服众？又怎能保证日后……”

九幽天魔不耐地站起，挥手道：“我自有主意，不必多说了。”

“希望堡主以霸业为重。”叶夫子一字一吐地说。

但九幽天魔已经向房门口走去，他两人只好乖乖地下楼。奎



华二宿开始将灯火一一弄熄，只留下长案上的长明灯，也下楼而去。

床上的如霜已经试了好几次，真气始终无法凝聚，她急得浑身香汗淋漓，五内如焚。房门悄然而开，九幽天魔出现在床畔，向她微笑道：“好乖乖，你在枉费心机，假使在我的指风制穴下你能自解穴道，你怎会毫无反抗地被擒？即使你再苦练三十年，恐怕也无法在我的指风制穴下自解穴道。”他在床沿坐下了，伸手轻抚她的粉颊，仍然微笑着问：“如霜，你我无怨无仇，我与令堂相处一向十分融洽，一无厉害冲突，二无世仇夙怨，你为何向我下手？我感到十分奇怪，百思莫解，希望你从实道来。”

如霜不睬他，装聋作哑。

“也许你我之间有误会，你应该坦诚相告。”九幽天魔有耐心地往下问。

如霜幌若未闻，嘴唇闭得紧紧地。九幽天魔将她的脸拨过，他接触到如霜饱含怨毒的一双眼睛，这双眼不再可爱了，仇恨之火似乎已夺去了动人的神采，也将美丽的脸蛋加以扭曲，不再动人了。

他剑眉略轩，道：“你的眼神中泡蕴着怨毒，第一次见面时，我曾在你的眼中发现这种怪异的眼神，为了什么？你说吧，你我之间，不容有误解。”

如霜死死地瞪住他，颊肉不住抽搐。

九幽天魔的脸色逐渐在变，声音也逐渐在变，变得阴冷而凝重，往下道：“你如果横定心不说，不啻自取其辱。如果你认为拼一死便无所惮忌，这种念头未免太天真可笑，比死更悲惨万倍的事，你大概还未领教过哩！说！我诚心听听你的解释，看是你误解呢，还是我确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呸！”如霜用一口痰作为回答。

但没有用，九幽天魔早有准备，食指一拨她的嘴，痰吐到床单上去了。

九幽天魔耐性有限，露出了凶狠的庐山真面目，一把揪住她的发结，凶狠地摇摇她的头，切齿叫：“小贱妇，你说是不说？”

没有回答，如霜仍狠毒地死瞪着他。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说不说！”

一连串的怒叫，仍得不到回答，九幽天魔火了。

“啪啪啪啪！”他出手快如电闪，抽了四记正反阴阳耳光，口中吐出一串恶毒的咒骂：“贱种！你这小母狗！卑贱的……”

如霜感到头昏目眩，脸如火烙，口中咸咸地，几乎闭了气。

“杀了我，你永不会在我口中探出任何消息。”她终于说话了，切齿大叫。

“你说不说！”

“不！”她答得斩钉截铁，语气坚定。

九幽天魔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冷笑着问：“是你那千人骑万人跨的贱母狗叫你下毒的？”

“放你的狗屁！”她口不择言地咒骂。

“到底谁指使你来的？”

“无可奉告，惟死而已。”

九幽天魔冷哼了一声，凶狠地道：“我不要你死，死比活便宜多了，我要将你先赐给十个分坛的弟子，让你在羞辱痛苦中死不如死……”

“你做梦！”她傲然地答。

“哼！你认为你有机会寻死，是么？不会的，除非我许可你死。退一万步说，万一你侥幸死了，我会替你特制一具木驴，将

你的尸体剥光竖在木驴上。你该知道，怀玉山暂时凄身的银老叟有两种奇药，一叫降雪丸，一叫玄霜散，都是可以保存尸体的圣品神药，可以保证你的尸体在百日之内决不会腐坏变质。哼！你知道我该怎么办？”

如霜大吃一惊，铁青着脸尖叫：“无耻！你这人性全无的畜生，你要侮辱我的尸体？”

九幽天魔阴阴一笑，狞恶地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李文宗如果不够狠，怎配称九幽天魔？怎会有今日的风光？我决不怕世人咒骂，我要向世俗挑战，无所不能，无所不敢。哼！我要将你用木驴推着，示众天下，然后在东海奇域的海对岸向令堂叫阵，用你的尸体诱令堂远离老巢决战，有你的尸体为饵，令堂怎能不来上钩？”

如霜的意志动摇了，坚持不吐露内情的精神崩溃了，还不等她开口，“嘶”一声裂帛响，她的衣衫被九幽天魔撕掉了。

“畜生！你……”她恐怖地叫。

九幽天魔嘿嘿笑，三把两把便解除了她的胸围子的束缚，她成了半裸的待宰羔羊，晶莹的肉体，在灯光下发出令男人疯狂的奇景，一双玉乳挺立在九幽天魔的眼下。

九幽天魔一把扣住左乳，五指徐收，口中嘿嘿怪笑，笑完厉声问：“你说不说？招不招？”

“哎……”她尖叫，叫声凄厉刺耳。

九幽天魔抓住她的乳房向上提，右手又抓住她的裤腰，作势往下撕，狞恶地问：“你招不招？招不招？”

如霜痛得几乎昏厥，已不知人间何事。除了叫号之外，她已答不出任何话来。

“嗤嗤！”她的下身衣裳也脱离了下身，成了个裸人。

痛苦从乳上瞬即传遍全身，痛得她灵魂似要脱离躯体，已没

有羞耻心，赤裸的躯体她毫无感觉，她只感到抓在乳房上的五个指头像钢钩，意识下，似乎钢钩正将她的肌肉一块块地钩离躯体。

“放……手……啊……”她悲惨地叫。

乳上的手松了，她感到大腿被人撑开，眼前有东西晃动，九幽天魔冷酷的声音在耳畔响。

九幽天魔用膝盖撑压住她的下身，将一枚金针放在几上的银灯上烧，一手抓住她的发结向上一拉，厉声道：“小贱母狗，我要用烧红了的金针放入你的下体，即使你是铁打的金刚，也难禁受我这魔火的锻炼，让你好好快活快活。你说不说？你招不招？”

如霜委实受不了，她想嚼舌自杀，但又怕九幽天魔真将她的尸体放在木驴上示众江湖，更怕这恶魔用她的尸体作饵，毁灭东海奇域，这凶魔敢作敢为，办得到的。

“啪啪啪啪！”九幽天魔又给了她四耳光，怒吼道：“别装死，你听清我的话了么？你招不招？招不招？”

她感到天旋地转，大叫一声，昏厥了。痛苦与焦急，令她的肉体和精神皆禁受不起这种打击，整个崩溃了，失去了神智。

“取冷水来。”九幽天魔叫。

内间里出来了桂兰英和两个侍女，一名侍女端了一盆冷水，放在几上道：“老爷，冷水来了。”

九幽天魔将床单撕成一条条，将如霜的双脚分别捆了，倒吊在窗框的横条上，推齐了沉重的明窗。

寒风凛凛，从窗外涌入，罡风呼呼，窗外的银杏秃枝虎虎厉啸，温暖如春的房间，刹时气温急剧下降，其冷澈骨。

侍女火速替桂兰英裹上了狐裘，三人挤在一团。

九幽天魔已不再暴怒，变得阴森可怖，端起水盆往如霜的裆下猛倒，“哗啦啦”水花四溅，冷流四逸。

如霜赤条条一丝不挂，倒吊在窗口，寒风吹得她的身躯不住摇摆，其冷澈骨的冷水，从裆下直流至头部，冷得她从魂游太虚中急急回体，醒来了。

九幽天魔撕了一条小布带，信手一拂，小布带像一条铁棍般坚硬，呼呼厉啸。

“叭叭叭叭！”他在如霜的腰胯之间连抽四记，一抽一血痕，抽得结结实实。

“你招不招？招不招？招……”

他阴森森地沉叱追问。

如霜真到了呼天不应的悲惨地步了，不能死，活也艰难。倒吊起来打，与及澈骨其冷，如在平时对一个修为有成的人来说，算不了一回事，但目下穴道被诡异的指风打穴术所制，不但无法运功相抗，连平时的力道也完全消失，令她受不了。同时，她已发觉已被九幽天魔剥光，两室中却有着四双眼睛，凶狠狠地盯着她赤裸裸的肉体，她怎受得了？

“招不招？招不招？……”

九幽天魔的阴森语声，令她魂飞魄散，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刀，狠狠地向她的心头猛扎，每一个字，都令她的每一条神经震动。

她想吐，但吐不出声音，心中有一个声音在阻止她开口，在向她的呼唤。

“叭叭叭叭！”布带子像皮鞭，在她身上狂抽。

“哎！啊……”她情不自禁地嘶叫、呻吟。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羞辱，使她勉强地不将真情吐露，但却又忍不住本能地发出悲惨的叫号。

桂兰英的脸色逐渐在变，从冷眼旁观中逐渐变成关心，痛苦的神色渐在她的脸上出现。终于，她忍不住了，虚弱地道：“爷，

算了吧！这样问不出所以然来的。”

“我不信邪，她非说不可。”九幽天魔不以为然地答。

“爷，何不改换良方？”

“不！我要她屈服。”

“叭叭叭叭！”他又连抽四带。

“哎……唷……唷……”如霜嘶叫，声音渐低。

“你招不招？招不招？”九幽天魔的声音冷酷无比。

桂兰英盈盈走近，伸手去捉九幽天魔待带的手，长叹一声，低声道：“她死尚且不惧，酷刑不会有效的。爷，何不用‘真情露’省事些？”

“不！我不信她会是不坏金刚……”

“爷，要不让我试试，慢慢套出她的真情来。”

九幽天魔心中一动，突然点点头，附耳向她略为交代，然后闪入内间不见。

桂兰英走近如霜，轻摇螭首苦笑一声，向侍女叫：“解她下来。”

两侍女将奄奄一息的如霜解下，拭干她的身子放在床上，关上大窗，房中不久便重又温暖如春。

桂兰英扶起如霜的上身，命侍女将一杯热茶灌入她的腹中，柔声道：“好妹妹，定下心神。”

如霜剧烈喘息，久久方恢复平静，神智渐渐清明，不禁悲从中来，泪下如雨地道：“你叫他杀了我吧！何苦迫人太甚？”

“好妹妹，我同情你，但我爱莫能助……”

“我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只请求你叫他让我清白地死。”

“唉！不行的，你想死固然不费吹灰之力，但你不能不顾惜身后的秽名。”

“一死百了……”

“不！”桂兰英抢着接口，叹口气又道：“死解决不了任何困难，你不怕东海奇域被毁？不怕……”

“东海奇域与我无关，用不着吓唬我。”

“你错了，你与花魔毕竟是母女，怎说无关？我那冤家认为你前来行刺下毒，定然是令堂的阴谋诡计，人赃俱获，令堂跳在东海里也洗不清嫌疑。”

“这事绝对与家母无关。”如霜尖叫。

“那么，你……”

“那是我的事。”

“你与我那冤家相识不到几天功夫，他并未对你……”

“但他的兄弟杀了我的……我的……大哥。”如霜哀伤地叫，在悲痛中，无意地透露了心中的秘密。

“你的大哥？令堂还有一个儿子？怪！从未听说过哩！是令堂叫你前来报仇行刺的？”

“告诉你，家母对这件事毫无所知。”

“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是良叔杀了你的大哥，你为何不找良叔？”

“我无法找到他。”如霜痛苦地答。

“哦！原来你找错了人……”

内间门悄然而开，九幽天魔手持一杯热茶出现，一面走近一面道：“不必问了，天色不早，明晨将有恶斗，我必须早早歇息养精蓄锐。”

说完，信手将茶递给桂兰英。桂兰英顺手灌入如霜的口中，然后将如霜放平，站起道：“爷，要不要她？”她用手指了指如霜，笑得很勉强。

“不！今晚我须炼丹一个时辰，等会儿你带她到内间歇息，明晚再说。”

炼丹，是指打坐练气；听口气，九幽天魔的师承，必定是玄门弟子。

如霜喝下了热茶，渐渐地，她的肌肉开始放松，眼中出现了疲倦的神色，终于，眼皮搭下了，口中出现了异声。

九幽天魔在床沿坐下，用平静的声音问：“如霜，你的大哥叫什么名字？”

“他叫葛春虹，天哪！他……他……他死了，死在云嵛山，死得好惨，骨肉化泥……啊……”如霜激动地回答，但身躯并未移动，说到最后，哭得十分伤心。

九幽天魔给她喝了一杯含有真情露的茶，这种奇药十分古怪，是一种奇异的催眠与麻醉药剂，是一种吐露真情的药，十分厉害，喝了之后，便会将内心的事一一说出。用这种药的人算不得太高明，有人仅用催眠术，也可令人将真情一一吐露。

一问一答，如霜将和春虹相识的经过，从常山起直至被擒止，一一吐露无遗。

九幽天魔相当满意，再灌了她一杯怪茶，她便沉睡不醒，形如死人。

九幽天魔解了她的穴道，向桂兰英道：“照顾她，明早再替她制住穴道。有她在我手中，花魔会死心塌地替我卖命的。想不到二弟在无意中，却做了一次好买卖，只是，韵丫头又要令我头痛了。”

“哦！爷！韵丫头目下在何处？”

“离开枫林之后，她到南昌找我去了，她决不会猜到我不走南昌而到饶州。你们走吧，我得炼丹行功了。”

天刚破晓，消夏楼一切准备停当，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状，但紧张的气氛在每一角落弥漫。四批高手在微曦中相继离开，顶着呼呼厉啸的罡风，向草屋方向悄悄出发，各就预定的埋伏处



所。

九幽天魔和大总管尚未离开；相距只有半里地，他们用不着早早出发到野地里喝西北风；沿途设有传信人，等到魅影阴魔出现再启程还来得及。

九幽天魔晚上睡得极香甜，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斗，为了养精蓄锐，他必须睡眠充足；所以睡得很熟。破晓时分他便醒了，练了半个时辰的功，打发四批人走了之后，天色已现鱼肚白。

他在四周转了一圈，消夏园除了负责坐镇的叶夫子和四名高手之外，六名星宿在楼下戒备，之外便看不见人影。六名星宿隐身在他的四周，跟着他巡走，直至他回转卧室，方守在楼下戒备。

七个功臻化境的高手在屋四周巡视一周时，竟然未发现屋前小园中的菊丛中，伏着一个灰色人影。菊丛浓密，人藏身其中，除非接近至身旁，是不易看出其中有人。九幽天魔与六星宿虽然功臻化境，但不可能在光度不良中发现伏在菊丛中的人。甚至已接近至丈外经过的奎宿，竟未发觉任何警兆，谁也未料到高仪及膝的菊丛下有人隐身，更未料到有人胆敢前来讨野火，天色不早，如被发现怎能轻易脱身？

但该灰影不在乎天色，仍伏在那儿不动。

楼下灯光全无，只有楼上九幽天魔的卧室中，朦胧灯光从厚厚的窗中透出微弱的光影。

大门左侧廊下，置有十余株盆景，种的景形态奇古的老腊梅，有一个黑衣警卫静静地躲在盆景中，用目光监视着大门以外的园林花草。

但灰影移动了，蛇行鹭伏贴地缓移，移向银杏树下，监视的黑衣警卫，竟然一无所知。

九幽天魔回到房中，向内间低叫：“将人送出来。”